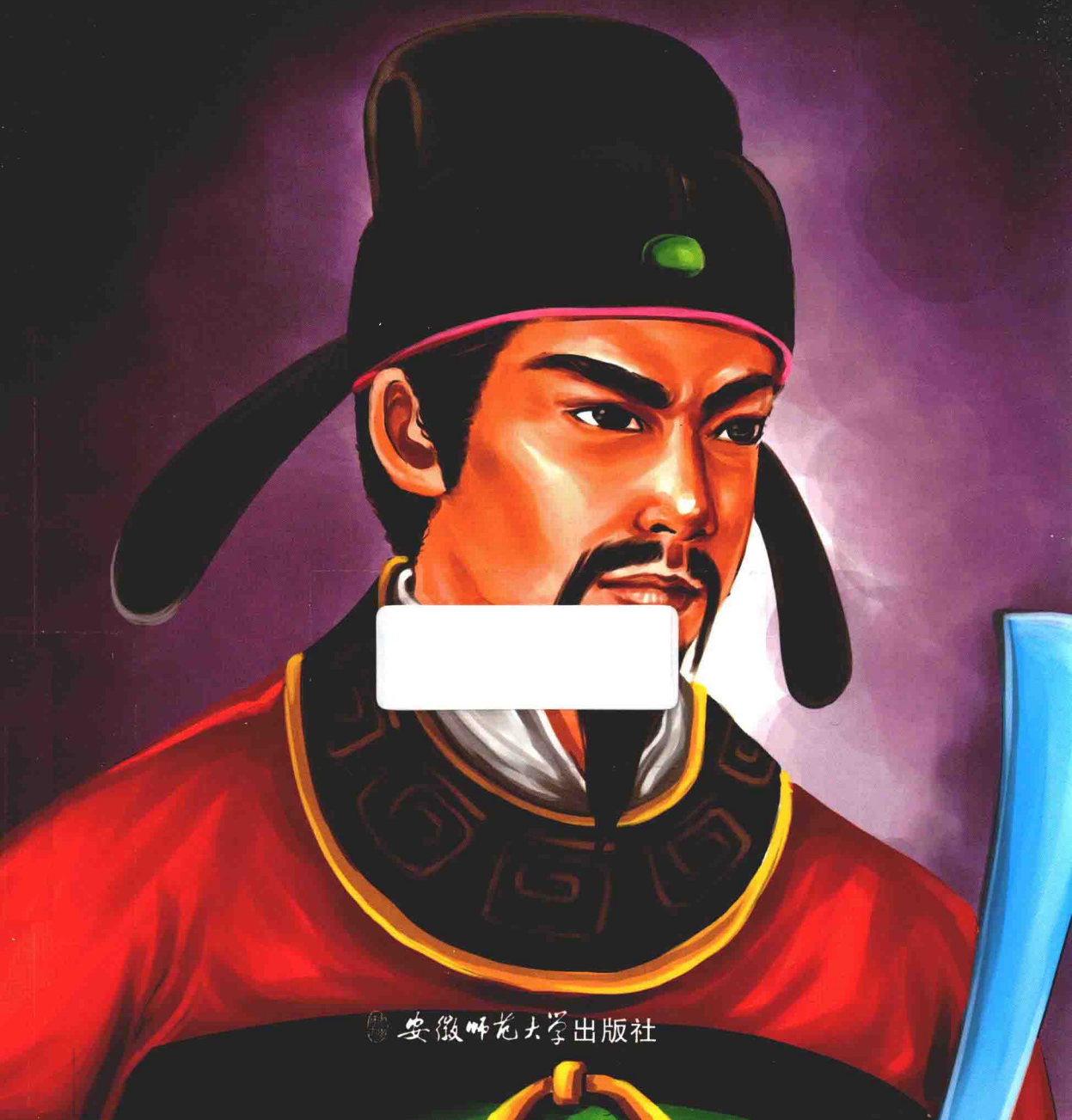


隋唐系列之

魏征

张双柱 /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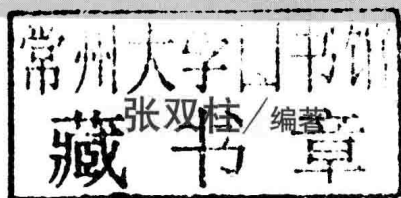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

魏征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总策划：汪鹏生

责任编辑：吴琼

装帧设计：红十月工作室  RED OCTOBER STUDI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系列之魏征 / 张双柱编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ISBN 978-7-5676-1678-3

I. ①隋… II. ①张… III. ①《隋唐演义》—小说研究—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0654号

隋唐系列之魏征

张双柱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4.5

字 数：25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678-3

定 价：29.8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玄成出山	1
第二章	武阳游说	10
第三章	英雄本事	20
第四章	首战黎阳	30
第五章	英雄惜别	39
第六章	初献十策	48
第七章	西取关中	57
第八章	计杀翟让	66
第九章	多事之秋	75
第十章	芳华初遇	84
第十一章	决战偃师	93
第十二章	瓦岗归唐	102
第十三章	出关述怀	112
第十四章	劝降世勣	122
第十五章	请葬先主	132
第十六章	困囚夏国	142



第十七章 二次归唐.....	152
第十八章 改事太子.....	161
第十九章 自安之策.....	170
第二十章 仁智风波.....	179
第二十一章 东宫夜宴.....	188
第二十二章 六四前夕.....	198
第二十三章 喋血玄武.....	208
第二十四章 千秋金鉴.....	217

第一章

玄成出山

二十四番花信风循序而过，此时正是杨花朦朦胧胧飞飞扬扬的时节。

身着一袭青蓝色道袍的玄成子漫步神河岸边，时不时拂袖荡开扑面而来的癫狂，看似漫不经心地将浅浅的春困或淡淡的闲愁挥洒了出去，其实不然，他正满腹心事，犹如满天的杨花蒙蔽了日头，那满腹的思绪纠缠着心头。

似是而非，若明又暗，万千事体反反复复梳理来梳理去，仍不见端绪。无奈中玄成子一声轻叹，也就这一声轻叹，一片飞絮贼一般扑进他的口中，卡了他的嗓子，呛得他一边垂头干咳着，一边向天指划着：“得意风流种，凭空竟乱撩。”

吐出飞贼般的风絮，喉嗓不再咳嗽，玄成子抬起了头，就着刚才两句又说出两句，声音果然明快了许多：“轻浮还放荡，谁敢惹飞妖！”

抬起头那一瞬间，他突然有了一个天大的发现！

急忙揉了揉已湿润模糊的双眼，玄成子急不可耐地顺着这自古就被称之神河的两岸一直望下去——

隋帝杨广自恃抱负恢弘，一心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业，故即位后定年号为大业。杨广皇帝十分清楚大隋北方帝都政权对江淮经济的依赖，为能更有效地调度江淮地区，特别是确保长江金三角丰富的物资为新建的中央集权掌控，进而更好地巩固国家统一，他亲自指定杰出的工程专家宇文恺主持，加大规模地开凿运河。杨广不仅是军事家和政治家，还是诗人，他一方面强令民众沿着运河的两岸种植柳树，另一方面还亲自动员、带头植柳并颁布奖赏，凡种活一棵柳树者，便奖励细绢一匹。在他这个杨姓皇帝亲自植柳的仪式上，但见御笔饱蘸翠墨，便书赠柳树杨姓，柳树从



此又被称作杨柳。正如他姓杨的是大隋国君，这杨柳也就成了大隋国树。于是各地蜂拥推行，百姓踊跃植柳，沿河两岸很快绿柳成荫，造就了千里隋堤独特风光。

“说句公道话——玄成子经常为隋帝杨广说着这样的公道话——杨广不仅文武全能，胆识纵姿，而且诗文奥博，仪容俊美。假如不是他，怎有如此诗情画意的杨柳美名，怎有如此利在万世的大运河。杨广大业时期建树还多着呢：比如，大刀阔斧的吏治改革、影响千年的科举制创建、令国富民强的西域大开发、横扫陈旧腐朽文风的新乐府诗创制，等等，无不是谥号炀皇帝一统大业的亮点，无不影响着未来千秋。

看着眼前没有尽头的两岸杨柳和漫天飞舞着的万千杨花，为了印证刚才这一天大的发现，玄成子将手收回袖筒掐算着：夏、商、周、秦、汉……火、水、土、木、金……自言自语一番后他暗暗点头：五德始终，今属隋，隋太左，左为西，西乃金，是故大隋属金，方能克木，一统中原……复又摇摇头，同时一声轻叹：奈何杨姓本属木，名坚实为金，以致开国皇帝杨坚名讳金木相克，国号又克其姓；再是致力大隋运河，虽然功在当代，却劳民伤财，虽然利在万世，隋杨广却背了个大大的暴君恶名……又是一阵掐算，只见水泄金势，却不见水灭火势，一边是农民起义，一边是内部倒戈，隋杨广用人却又是用兵不用臣，最后更是孤家寡人钻进江都作乐不作为……梦中惊醒了一般，玄成子心中更加一声声哀叹：难怪大隋不可久矣！

哀叹声中，一阵阵风吹来，河水翻涌涟漪，在春阳照耀下显得光怪陆离。

玄成子仿佛又由此看到：无日不修的皇都，遍地再建的宫苑，大造奢靡仪仗，广设纷繁徭役……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隋杨广三番两次征伐高丽，眼下一战又全军完败，渡辽者三十万五千，还者不过两千七百……加之洪涝、疾疫、饥荒相继袭来，山东更是死者相枕，臭秽盈路，举国耕稼失时，哀声动地……

玄成子将目光从光怪陆离的水面移向昏蒙迷漫的天空，无奈，苦笑：本分则不胜冻馁，正生死危急；剽掠则犹得延生，故铤而走险。于是，山东率先因逼而造反，各地纷纷仿效，寻个山头便落草为王，大隋怎能不乱！大隋怎能不亡！

“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

又是一阵阵风吹来，风声里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阵歌唱。这是一首在民

间流传甚广的童谣，唱的是大隋将亡，能取代隋杨广的，就是童谣暗指的这个人。

这个人，原来是他！

玄成子放眼四望：没错，就是他！

“无论去与住，俱是一飘蓬。”一向耿直的玄成子似乎有点激动，脱口而出：“难为了，一代枭雄！”

“无论去与住，俱是一飘蓬”一句，出自一代枭雄大隋皇帝杨广的《别宋常侍诗》。玄成子之所以说出杨广皇帝这两句诗，那是因为他从杨花的意象读出春天的另一番况味，既非离散、漂泊，亦非幽情、闲愁，抑或其他。在玄成子的解读中，杨花有着几许得势的猖狂，有着几许失意的哀伤。春来春去，花开花落，隋帝杨广将柳树赐姓为杨，注定了大隋的运势。不可一世的大隋王朝和孤家寡人的杨广，不可能像那千红万紫、花开枝头、生意畅旺的杨花，而是在花开时节便背离根本，败落得很惨。

杨广啊杨广，当你在给陈朝后主陈叔宝追封谥号时，遍翻《逸周书·谥法解》，最终挑了一个“炀”字。可曾想到，这“炀”字对于你自己，那是最适合不过的。谥法对这“炀”字的释义是：“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那时你认为陈叔宝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最终导致国破家亡，就该给他一个“炀”字。就其义而言，你杨广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才是名副其实的炀皇帝！杨广啊杨广，正是你自己辜负了你的心志才情，辜负了你的文治武功！

想到这里，玄成子更加激动起来，身子顿时飘飘然腾空穿越，由着那漫天的杨花簇拥，越穿越越远，越穿越越迅疾……

这时，他也越来越紧张，空中一个劲扑腾着、折腾着……

一股强大的引力突然将他扯住，拽回，他一圈一圈地翻滚着、坠落着，越来越快地直向地面栽去……

“啊……”

惊叫声中，玄成子猛将双眼睁开，原来是正午一梦。

正午时分。

大柏树下。

梦中惊醒的玄成子轻轻拍打拍打竹编躺椅，实实在在，刚才的确是柏下



一梦。

玄成子再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太平经》《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午间用餐后就在这躺椅上，他读的就是这几本书。

玄成子自小便喜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注意纵横之说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

由于玄成子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十五岁时就出家入道。此处正是他修行道观，名恒岳观，位于恒山。恒山距恒阳县不过一百四十里，同他祖籍馆陶县也相隔不远。北岳恒山是北方道教的重要基地，玄成子少年遁入道观，除了家境原因，想必更与当时道教流行的社会风潮有着很大关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玄成子自十五岁访道至恒岳观，居然快有二十四年了，此时的他已三十八九渐至不惑之年。

正可谓所思必有所梦，思之越深，梦之越沉。想着这大白天的柏下一梦，玄成子暗叹自己命运乖戾，更深叹社会局势板荡，一阵酸楚后转而万分感伤：“二十四年啊，人生有几个二十四年！”如果说，当年他离家入道，主要是因为父母双亡导致家道败落，为谋生计和为避世乱，同时也是为了有条件读书，待学成好图个进身，那么，随着岁月的推移，少年便怀有远大志向的他还真的喜欢上了道教经典，认真钻研起来。此后，他的志向越来越清晰，他的努力越来越到位，特别是山东首先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以来，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密切观察动向、精心构筑大格局的玄成子看出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不能再委屈自己了。

“更是委屈了你哟！”

想到这里，玄成子从怀里掏出一面铜镜，心中念叨着。

“不知你是否还在原处？生活又是如何？”

尽管玄成子常四方云游，每次到了那附近，总不敢再上前一步。自那年一别，竟也二十四个年头了！思念，玄成子的思念，如太恒山傲立一方，遥遥地注目；似薰衣草静开一处，默默地等待。也许，这二十四年的思念，这二十四年的等待，可编著一部个人二十四史，但一时要急切表达出来，不过是一个绝句，仅仅二十八字：

世人都说有相思，真正相思又几知。

独自思来思复去，自言自语自成诗。

玄成子手里捧着铜镜，思念着少年，面前真的出现了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

这位少年是一位小道士，他过来招呼着：“师父，虽是仲夏，树荫下熟睡，也要注意了别凉着。”

玄成子疼爱地回应：“嗯，童儿，为师会的。”

“师父您又看铜镜了，又在思念着儿时的伙伴。”

“是啊，打小在一起长大的嘛，自从为师进观入道，再没有见面了。”

玄成子看童儿还要说些什么，就吩咐着：“童儿，把剑取来。”

童儿复回室内取出一柄紫檀羽毛纹钢剑，递给师父玄成子后，就像往常一样站立一边观看。

自“五胡乱华”以来，战乱仍频，民间尚武之风盛行，当朝惧怕内乱，禁了大刀、长稍，不过还可佩剑。作为道家弟子，更是以剑为长，人人都会一些传统的或自家独特套路的剑术。

玄成子接过宝剑，调息运气，缓缓踏出半圆，剑指锁定日月，刷刷刷……起手便见不凡，数剑笼罩乾坤，每一招式连绵不断如行云流水，至阴至柔。

童儿连声称好。

几圈走过，玄成子忽急急退步，于柏树绿荫下猛然挺刺一剑，但见一簇簇柏枝被斩落地上，颇有奇峰突起之势，果见出奇制胜之妙。

童儿狂热鼓掌喝彩：“师父，您这一招‘乱云盘松’太绝了！小徒不知哪年才能学精。”

玄成子收势后将宝剑又递交童儿，说：“为师这几下子根本谈不上什么功夫，哪能说什么绝了。为师舞剑，玩玩而已；为师佩剑，也只是装饰而已。不过，为师还是要告诉你，恒山剑法博大精深哟，对于初学者来说，必须记住：恒山剑法不以刚猛为上，却以灵动为妙，强调的是绵密严谨，守住自己，等待机会，千万不能性急。此乃第一要义。再是，守势的每招每式，不能出现一丁点破绽，同时要用心用脑，知己知彼，看似被动却能瞅准每一个机会乘虚突袭，唯此方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小徒明白！”童儿比划着手中宝剑，打个唿哨：“一声清磬海边月！”复又横扫一剑：“十里香风涧底松！”

“好！再给为师演示两招。”观得童儿舞剑吟诗，很有进步，玄成子少



有地笑了起来。

这时童儿念的就是师父玄成子《宿沃洲山寺》里的两句。玄成子见童儿念出了颈联，于是他便倒着念起这首诗的颌联：“马迹几经青草没，仙坛依旧白云封。”

童儿先是剑卷乱云隐逸，不泥陈迹，然后剑走偏锋飞渡，又将起句念起：“崆峒山叟到江东，荷杖来寻支遁踪。”

师父玄成子最后念出结句：“何代沃洲今夜兴，倚栏来听赤城钟。”

童儿一式乱云盘松突袭，也斩落不少柏枝。

师徒二人“哈哈”一阵大笑。

玄成子伸手拉过童儿，一并坐于柏下，说道：“徒儿，入道重在修性和饱学，最后修为如何，学识怎样，全在自觉。你不可能一辈子守着师父，为师也不可能在这里呆上一辈子，现在，你也能独立生活了，今后，还望你……”

不等师父玄成子把话说完，十分聪慧的小徒儿连忙摆手说道：“师父，师父，您这说的是什么呀？您怎么可能会丢下徒儿不管呢！徒儿又怎么可能离开您老呢！”

“徒儿，你我在一起已有十二来年，这是缘分。因缘而聚，因缘而分，人世之常情，迟早会有这一天的。”

“不！不嘛！不到周岁的我因战乱失去亲人，是您老人家路边把我捡起，养育着我，您的再生恩德，我还没报答呢，我死也不会离开您！师父，求求您了，别丢下徒儿呀！”

童儿放声痛哭，玄成子也一阵心酸。想当年自己上山入道，比起童儿还大个两三岁，身边有新拜认的师父陪着。如今真要丢下这孩子，着实舍不得，更是放心不下。他把童儿搂在怀里，慈父般整理着他的发髻。

“孩子，你放心，为师即使要离开这里，也会把你先安顿好的。”

童儿还在哭哭嚷嚷着，玄成子将其身子扶正，换了个话题。

“徒儿，为师又有了写作的冲动，速将纸笔取来。”

童儿抬起头看看师父，一抹眼泪，再次回到房间，很快取来笔墨纸砚等一应文具，就在柏下石桌上铺上棉毡和麻纸，接着在一方辟雍砚中细细研墨。

小童儿准备停当，玄成子成竹在胸，此时但见他停步转身，对着身边的柏树深深一拜，便喃喃倾述不止：

“玄坛内有柏树焉，封植营护，几乎二纪。枝干扶疏，不过数尺，笼于众草之中，覆乎丛棘之下，虽磊落节目，不改本性，然而翳荟蒙茏，莫能自申达也。”

一边伺候的童儿知道，师父将要写的可能是辞赋或其他有着较大篇幅的文字了，他赶紧给砚池多加点水，更带劲地研磨起来。

其间，玄成子继续发出感慨：

“惜其不生高峰，临绝壑，笼日月，带云霞，而与夫拥肿之徒，杂糅兹地，此岂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者哉！”

直到这时，玄成子才来到石桌边，双手抚摩展平米白色麻纸，然后提笔饱蘸浓墨如乘龙驾海，旋即挥毫直抒壮怀似飞天散花，刚才他那喃喃倾述之语一气跃然纸上。

童儿见师父停笔审视已经完成的这一大段文字，插言问道：“师父，开头这‘几乎二纪’，何解？”

“哦，这个不说说，你是不知道。”玄成子将宣城紫毫轻放辟雍端砚，对童儿解释着：“本观这株霜柏乃为师入道时种植，将有二十四个年头，十二年为一纪，故为二纪。在你进观以前，为师入道将近十二年，你来了之后又将近十二年。”

看看纸上一行行古劲朴茂的楷书，再看看被笼罩在杂草之中、覆盖于荆棘之下那高不过数尺的霜柏，复又看看面前并不高大魁梧却十分坚毅刚强的师父，小童儿虽然不可能有多么深刻的体会，但他也看出了师父显然是以树作喻，敬慕之心更油然而生。

玄成子重将紫毫提起，接着刚才所写又续上几句：

“有感于怀，喟然而赋。其词曰——”

正如童儿所料，师父今天要写的是柏树赋，以上文字只是个序言。

玄成子又饱蘸浓墨，虽然才思如涌，却运笔沉稳，不紧不慢中柏树赋立时成就：

“览大钧之播化，察草木之殊类。雨露清而并荣，霜雪茫而俱悴。唯丸丸之庭柏，禀自然而醇粹。涉青阳不增其华，历元英不减其翠。原斯木之攸挺，植新甫之高岑。干霄汉以上秀，绝无地而下临。笼日月以散彩，俯云霞

而结阴。迈千祀而逾茂，秉四时而一心。灵根再徙，兹庭爰植。高节未彰，贞心谁识。既杂沓乎众草，又芜没乎丛棘。匪王孙之见知，志耿介其何极？”

一气写到这里，玄成子停笔，思索一会后面的文字，仔细看了看章法布局，接着才继续往下写着：

“若乃春风起于萍末，美景丽乎中园。水含苔于曲浦，草铺露于平原。成蹊花乱，幽谷莺喧。徒耿然而自抚，谢桃李而无言。至于日穷于纪，岁云暮止。飘蓬乱惊，愁云叠起。冰凝无际，雪飞千里。顾众类之飒然，郁亭亭而孤峙。贵不移于本性，方有伋乎君子。聊染翰以寄怀，庶无亏于善始。”

全篇完成，玄成子缓缓直立身子，将身边柏树由树干看起，直看到蓬蓬勃勃的树顶，深深地呼吸调息一下，又弯腰悬腕，以更带形意的小楷款落两行：

“道观内柏树赋并序。

北岳玄成子丙子午月。”

玄成子笔下所交代的岁交丙子，正值隋末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

岁交丁丑，却换了皇帝及年号，此时已是义宁元年。倘若继续按隋朝年号所称，则是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又一个午月，又一年薰衣草即将盛开的季节。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郡府门前，门卫正在盘问登门造访的玄成子。

此时的玄成子已经弃了道士装束，因其身材模样及穿戴难有看相，还指名道姓要见郡丞，门卫自然要仔细盘问他了。

“无须多问，尔等只管通报，就说治下一穷酸书生求见郡丞元宝藏。”

时辰不大，门卫出来告知：“郡丞正议事，没间接待。”

玄成子听罢放声大笑，但脸上并没有一丝笑容：“哈哈，哈哈……日月经天，闭目不见，焉能与共也！”

门卫们给玄成子这般大笑懵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笑。待玄成子在笑声中转身离去，负责通报的那门卫注意到了，这无名来者亦无端去者，一袭青蓝长衫随风飘逸，一柄古色宝剑斜插背后，从后面望过去很有点仙风道骨，器宇不凡。这门卫急急唤道：“先生，请留步！”玄成子停步后，这门卫招呼当班他人好生留下不速之客玄成子，又急急进去向郡丞禀报。

隋武阳郡丞，姓元，名宝藏，字恩施。隋帝杨广改州为郡，废太守，置



郡丞，郡丞在隋杨广时期不再是辅官，而是主官。武阳郡丞元宝藏也不是玄成子所说的什么不能在一起共事之人，有着周文王一脉血统的他正同几位密友议论着日月经天的大事，懒得搭理一上访书生罢了。

待门卫再次进来禀报时，元宝藏再次说了“不见”。这小门卫欲劝说却不敢开口，急得直搓手却没挪步，这倒让元郡丞把他多看了一眼，同时把他带来的玄成子的那一句话认真掂量了一下，突然他一拍手，连声说：

“见，见，快给我把那什么‘穷酸书生’请进来！”

“穷酸书生叩见郡丞！”

“先生言重了，元某惭愧。快请坐。”

玄成子进来礼拜，元宝藏随即还礼，二人自有其分寸和风度。

待玄成子坐定，二人对视，元宝藏仔细打量，果然面善，心里一激灵，便问道：“敢问阁下何方高人？”

玄成子再次施礼：“一介书生倒也罢了，还是一介穷酸书生，惭愧，惭愧的是贫道。”

“道长……穷酸书生……”无论长相，还是口音，尤其那举手投足，尤其那精神，绝对没错！元宝藏激动地站了起来：“果然是你，穷——酸——小——子，魏征！”

“恩施兄还是好记忆。”被元宝藏唤作魏征的来访者玄成子，也站了起来：“我就是二十四年前那穷酸小子——魏征。”

元宝藏和魏征，也就是现在的大隋武阳郡丞和未来的大唐贞观宰相，不约而同地相互走近，又不约而同地猛然拥抱对方，没用一声问候，没用一句寒暄，只用两颗心紧紧相贴，相互感受着对方的存在，相互体会着对方的过往。

千古名相魏征的传奇，就从这一别二十四年的拥抱开始了。

第二章

武阳游说



“二十四年了，兄弟啊你终于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惊喜中武阳郡丞元宝藏向其密友介绍着儿时伙伴魏征。这些密友为了让元宝藏同儿时伙伴久别重逢能好好地一叙，提出告辞，元宝藏执意将他们留下。

大伙儿再次坐定，元宝藏对朋友们说道：“我这兄弟自小博览群书，志存高远，我等皆称他魏百策。今日，兄弟得以重逢，我正要向他讨教呢，所以留下你们在一起听听也好。”

元宝藏这才对魏征说道：“兄弟你可知道，当年你那负气一别，伤了多少人的心啊！”

魏征也不无伤感地说道：“那时年少不明事理，后来每每想起，总是愧疚，这里先给兄台赔礼了。”

“想必二十四年后你回来，是要兑现你那负气之言？”

“是，也不全是。唉，时间太长，代价太大了，现在，只想着回来。”

元魏二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局外人在一边听得如坠云雾之中。其中一人请求元宝藏：“郡丞大人，可否把魏大人当年所说的负气之言，对我等也说说？”

元宝藏想想也是，以眼神征求过魏征的意见，就对大家说道：“魏大人原本就是豪门贵胄，其曾祖父魏钊，雅性俊辨，博涉群书，有当世才，兼资文武，深得魏世祖赏识、赐名、加授建忠将军。祖父魏彦，博学而善著，一心希望能作为一名著作郎，修撰历史，树不朽之业，尽管未能如愿，但官至

光州刺史，便返回祖居著述，其后半生对后人影响极大。魏大人父亲魏长贤更是博涉经史，辞藻清华，在东魏、北齐时先后为诸王辟为法曹参军，后转著作佐郎，欲还成先志，更撰编修史志，终未有机会。”

众人一片感喟。

魏征沉默不语。

元宝藏接着介绍：“魏父为人特别正直，以敢于直言而著称，北齐时政治腐败，世风颓废，他上书讥刺时政，大忤权幸，被排挤出京城，后辞疾去职，不复出仕。从此，魏家败落，尤其是在魏父、魏母先后去世后，家境越加贫穷，我这朋友便自称‘穷酸小子’。可他人穷志不穷，人小志向大，十五岁那年，他一赌气说了一句誓言：‘丈夫志在佐乾坤，岂肯居尔等之下！’还说：‘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你们是找不到我的。若相信我就等着我，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唉，没想到，就这说声走，他抬脚就走；就这一个等，我们竟然等了二十四年！”

众人又一阵唏嘘。

魏征更沉默不语。

“好好好……回来了，回来就好！”元宝藏笑问魏征：“现在你这‘只想着回来’一句，我看未必就是真话，起码不是全部实情。你的出山是瞅着时机的，想必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说的可对？”

碍着有生人在场，魏征还是沉默不语。

“刚刚见面，这个不说了也好。哦，不知兄弟家室如何？现在安顿怎样？”

魏征终于说话了：“家室问题一直未曾考虑，现在还是孤家寡人，奔兄台而来，随兄台安顿好了。”

“哎呀，正如兄弟你所言，这代价也确实太大了！此刻，即便不再穷酸，腰缠万贯，即便出人头地，当了个丞相，这，又能怎样！”

魏征少见的一笑，笑得很坦然：“代价，也只是说说而已，既成过往，没必要存放心上。何况今日投你而来，过往一切不提为好。”顿了顿，又加上一句：“不过，窃以为，但凡过往一切，代价再大，也是值得的。”

元宝藏更大笑起来：“说得好，说得好！事实上，这也许更好！喂，兄弟，你可知道，为了等你，还有一个人，更是伤心，代价更是大哟！”

元宝藏见魏征又沉默不语了，不无嗔怪地说道：“还这么绝情呢你！为



了你那一句气话，我一直在等你，等得好苦，直到有一天，我认定你死了，没必要再等了，心里才好受一点。可她，她一直在等着你，苦苦地等着你，至今未嫁！”

“魏征虽然沉默不语，但从表情来看，似乎他早就知道这个她至今未嫁，似乎他还知道得更多，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就是一声不吭。猜不透的坦然和沉默中，魏征似乎习惯性地抬手去那胸口处，摸了摸放在内衣口袋里的那面铜镜。

大凡说到女人，尤其是有点故事的女人，男人们的情感活跃度立时就上升了，元宝藏的朋友一个个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关怀。

“一个未娶，一个未嫁，天生的一对，就等着天赐的一天，郡丞你何不玉成这一绝配姻缘？”一位朋友说出了大伙儿的意见。

元宝藏听罢，笑道：“你们这些人呀，说起正经事儿没个正经说法，说到男女事情，你们看看，一个比一个有精神。今天，你们难道就没想想，魏先生为什么复出？你们难道就不想问问，魏先生这二十四年一直在做什么？”

魏征接过话头：“其实嘛魏某一直没离开过家乡，一直就在这恒山，也没做嘛。”

魏征方言很重，发音措辞比较刚倔，“做嘛”的“做”被说成“奏”，把大伙儿逗笑了。

魏征继续用他特有的口音说着：“我先是投恒岳观入道，师父给起了个道号叫玄成子。后来辗转多处道观并云游四方拜师求学，十二年前又回到恒岳观被授以主持。如今下山了，表字就把道号的‘玄成子’去了一个字，成了‘玄成’。”

“魏征，征，成也；字玄成，号玄成子，这‘玄’字，玄乎！”元宝藏起身一揖，“果真修炼成了隐世得道高人！元某三生有幸，能有你这样的朋友，容元某再拜。”

“过了过了，过则假也。”魏征心中疑惑着，元宝藏原先嫉妒心很强的，如今怎全没了？

“好，那我直说了，不说出来，憋在心里也难受。”元宝藏迟疑片刻，刚开口要说话，嗓子哽咽，他急忙咽下一口清茶，把嗓子清了清，“若论才